

## 澳纽省议会研讨会 呼吁终结中共器官掠夺

(明慧记者华清悉尼报道)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晚, “终结人体器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在纽省议会大厦内举行。研讨会由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吉先生召集并主持。

专程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血腥的器官摘取》、畅销新书《国有器官》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先生亲临研讨会; 参与《国有器官》一书调查考证的悉尼大学教授玛丽亚·辛格女士和多位纽省议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研讨会。

舒布瑞吉先生在研讨会的介绍中首先谈到自己曾经在二月十九日就原有的纽省《人体组织法 1983》, 向省议会提交了该法案的修订草案《人体组织(人体器官交易)修订法 2003》。该草案中提出, 禁止澳洲纽省公民与居民从任何国家或渠道接受被活体摘取并转卖的器官, 并将对通过非法或不道德手段获取器官的



图: 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舒布瑞吉先生  
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予以定罪。

乔高先生在研讨会上向人们讲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国家机器“活摘器官、非法贩卖”, 多数的器官是来自信仰“真、善、忍”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乔高谈到很多人认为会有活下来的人时说: “但实际上不会有, 他们不仅拿一个肾, 还要把第二个肾和其它的器官都拿走, 然后将尸

体焚烧灭迹。从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 估计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是这样被杀死的。虽然官方表示, 这些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但只有法轮功学员每三到四个月就被检查一次身体, 并详细记录他们身体各种器官的健康程度, 因此可以推断出大多数器官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 来自悉尼大学的辛格教授做了发言, 指出澳洲应该停止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培训。随后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也有非法人体器官移植和贩卖的现象, 但是与之不同的是, 中共是在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大量的器官掠夺和向全球的非法贩卖。她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它为‘国家掠夺器官’, 中共是系统地实施器官掠夺, 他们利用医院系统、警察部门一起实施, 这是国家级的。” 她认为保持沉默只能助长中共活摘器官的继续和扩大。◇

## 欧议会副主席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特区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 与他这几年一直参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救的对象, 史考特一行相当激动。

七年前, 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见过一面, 之后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 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 最终于二零一一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

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 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 她曾经将处长级可以享用的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身体不好的张连英, 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九九年七月后, 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因坚持信仰和讲真相而屡

遭迫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 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 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面。

二零零七年, 张连英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 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受的五十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 在国际社会曝光。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 张连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 张连英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 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击、毒打, 受内伤, 手部无力不能正常活动。她遭到吊铐, 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获悉后, 史考特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 他走访四十多个国家, 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人的名字。

史考特告诉张连英, 他一直非常惦念张连英一家的情况。张连英和牛



图: 史考特先生与张连英全家的合影  
进平也表达了对史考特的感谢。张连英说, 她被绑架时孩子才一岁半,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自己被关押在只有三平方米的寒冷小号里, 恶警不分昼夜地高音播放小孩喊妈妈的哭叫声, 折磨她的意志。张连英回忆说, 在劳教所关押时, 她曾九次被勒死过去。张连英说: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 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史考特听罢说: “这日子不会长了。” ◇

# 坚持认为大法好 莫旗张胜山被看守所迫害致死

(明慧网通讯员内蒙古报道)内蒙古莫旗博荣乡的张胜山因坚持认为法轮大法好,被莫旗看守所的恶警和犯人野蛮摧残,于2003年2月14日被折磨致死,年仅21岁。张胜山本人并非法轮功修炼者,他是通过修炼法轮功的姐姐们知道法轮功教人向善的事实。

2002年1月9日晚,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简称莫旗)博荣乡的张胜山(未炼法轮功)被非法抓到莫旗看守所。只因他的姐姐们(已被抓进劳教所)修炼法轮大法,他知道大法好。就因为他说好,就被莫旗看守所的恶警杜玉林毒打,而且恶警还指使其他的刑事犯打他,然后将他用铁链子锁在床上(叫锁铺板),俩手

腕、俩脚脖子都用铁链子锁在床上,身体不能动,还不给他盖被,故意冻他。他不服就喊,结果恶警杜玉林就用铁链子把他嘴勒上,不让他说话。监号里的犯人在狱警的指使下不给他饭吃,不给他水喝,不让他大小便,强迫他喝滚烫的水等等,用各种方法折磨他。一个月后,张胜山瘦得只剩一层皮,因遭锁床板酷刑,俩手腕均被磨烂,直接能看到骨头和筋。

就是这样,610办公室、公安局国保大队不但不给他治,还说他是精神病,将他强行送往黑龙江富裕县精神病院,一检查说不是精神病,又被退回看守所。

2003年2月14日(正月大年十四)早晨,张胜山被迫害致死于莫旗

看守所,年仅21岁。610和公安局还威胁家属不许说出去。只因亲人修炼大法,自己了解大法好,说了句真话就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直至迫害死,年仅21岁呀!

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以“真善忍”的标准指导自己去做好人,能使人类道德迅速回升。随着真相不断地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们认清了中共的邪恶,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圣和美好。在铁的事实面前,人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李洪志大师在末劫时期传出法轮大法,是来救度世人的,给了人类一次万古不遇的机缘。然而中共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打压中华民族的道德和良知,以“假恶暴”对抗“真善忍”,不惜对民众痛下狠手。

## 破◇除◇桎◇刑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劫持到全国迫害大法弟子最邪恶的某教养院。二零零八年十月份,大法弟子营救因拒签所谓的“劳动考核表”而被上桎刑的学员。中共恶警认为我是带头的,把我叫到警察办公室,七、八个人同时用电棍电我。我因坚信有大法师父保护,电棍真的对我不起作用,恶警不能奈何我,说我“不导电”,就把我按在地上,把鞋脱掉,再往脚上泼水,接着再电我,我仍没反应。最后,恶警就给我也上了桎刑。

这种刑是利用上下两层床,从床头把人的上身推进去,下身在外面的外面,床底下横绑着一根角铁,先把人的两条腿绑在一起,然后把腿和角铁绑在一起,两只胳膊用手铐铐在手腕上,在床的两侧吊起来,手铐固定在上床的梁上,腰直不起来,腿蹲不下,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两只胳膊上,只几分钟就大汗淋漓,全身湿透,人就被桎得昏死过去,普通人半天不到就被桎得筋断骨折,终生残废。

面对酷刑,我没有怕,静下心来回想自己在法轮佛法修炼中的历

程。我体悟到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那种耻辱,我心里跟师父说:“从现在开始做好,不承认邪恶的迫害,求师父加持。”这时脑子里出现“闯关”两个字,我豁出去了,一定破除邪恶的酷刑,以后不许再给大法弟子上这样的刑。我想你桎我也桎,我大声喊法轮大法炼功口令:“弥勒伸腰,桎!……放松……”当时嘴虽然被胶带封着,但却能喊出声,当喊到“放松”时,就看本来固定在上梁的手铐往我跟前窜,这时来了一个警察问我谁给你铐的这么紧,我给你松一松。以后两天两宿

我感觉有人托着我的右胳膊,而我一直头枕在右臂上睡觉。桎刑没有使我屈服。

我的右半身失去了知觉,警察把我送到教养院医院,我问医生我的右侧什么时候能痊愈?医生搪塞说:“看你怎么锻炼了,一、二个月,或半年,如果不锻炼十年八年也够呛。”我要求检查神经是不是坏死了,他们说没有仪器,检查不出来。其实他们知道我的右侧已经残废了。可我走出教养院后,身体完好如初。这是一个生命回归法轮佛法时的那种超然。◇

## “天安门自焚”是一场骗局



■从2001年焦点访谈中的“自焚”镜头中可以看到诸多造假疑点:上图女孩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却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创造了“医学奇迹”!烧伤病人要严防感染,记者却近距离采访既不穿隔离衣,也不戴口罩帽子。



■“自焚者”王进东的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天安门巡逻警察快速从两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专业灭火毯,难道他们一直携带着如此众多的灭火设施?